

拈花微笑

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

顾伟康 著

禅宗的机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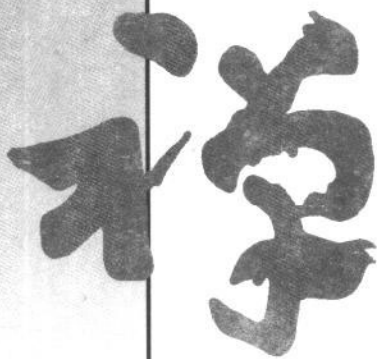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哲学的智慧
境界宏阔、气魄高洁
禅宗、心学、道教……
皆清人耳目、发人深省
可以相亲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拈花微笑

禅宗的机锋

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



顾伟康 著

菩提树下之悟

那是无限久远的、人类文明的黎明，我们这蔚蓝色的美丽星球上，人类的智慧之光终于开始闪烁、发光，照亮了那幽漠的宇宙，开启了那代代相传、永不休止的追求的历史长河。而这一伟大进程的序幕，是那么的庄严、圣洁、深刻、动人……它具有永恒的魅力，永远永远地保存在人类的记忆中，交织入人类的理想之梦中，指引着人类的前行……

佛祖释迦牟尼就是这无比宏伟的序幕中一个动人的旋律、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。

当年佛祖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、人生的真谛，上下求索，苦苦修行。他为了超越生死的大海、斩断烦恼妄想，正心诚意、废寝忘食、修戒参禅，忍耐了常人所不能想像的苦行。他甚至一天只吃一麻一麦，他甚至屏住气不呼吸，他瘦得皮包骨头、形容枯竭……六年过去了，一切依然，还是茫茫苦海、无边无际。最后，他终于明

拈花微笑

白，关键在于修心而不在于修身。就这样，佛祖怀着最大的决心和信心，来到尼速禅河畔，在伽耶山旁的一棵菩提树下，端坐于金刚座上，发下重誓：

我若不能了脱生死，到达正觉涅槃的希望，誓不起此座！

进入了三昧境界……忽然，佛祖的头上灵光焕发，照亮了整个大千世界，就在这刹那，佛祖豁然开悟，证得无上正觉，成就了正果。

这是何等神圣而难忘的一幕！然而我们不禁要问：当时佛祖到底悟到了什么？

或许有人会说，佛经所说的四谛八正道、因缘实相一整套佛法教义，不就是佛祖所悟！

问题恐怕不那么简单。

上述教理固然是佛法大意，但严格而言，应当说是佛祖对自己所悟的文字表达、理论总结。如果我们不把文字和文字所表达的对象混淆起来的话，不把镜中之像和照镜之人混淆起来的话，不把指月之指和月亮混淆起来的话，那么，佛祖所说与佛祖所悟还是有所区别的。佛祖所悟，乃是一种体验、一种境界；有此悟，释迦牟尼就成为佛陀，没有此悟，他还是肉身凡胎的迦毗罗卫国太子；有了此悟，诉诸语言文字，就是佛法大义。因此，佛祖所说，是流不是源，是花不是种，听了佛祖所

拈花微笑

说，尽管也能照样跟着说、学着说，却不一定就有佛祖所悟；至于没有缘份亲听佛祖教诲，只能通过佛经知晓佛法的人，若无此自觉，那更是白云千重，远之又远了！这个道理实际上就是古人早就指明的“得鱼忘筌”的境界。筌是竹制的捕鱼工具，拿筌是为了求鱼，筌是手段，鱼是目的；有筌不等于得鱼，得鱼却可以舍筌。就此而言，真正的成佛，就在于获得这一体验、达到这一境界——对于在碌碌红尘、六道轮回之中的后人来说，只有把佛祖所说、佛经所载变成自我之悟，才能跳出三界、成就正果。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你才能真正地知道：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悟得了什么。

禅宗对这个道理懂得最深最透，故它的实践也就自觉彻底。禅宗所要的，是鱼不是筌，是佛祖所悟不是佛祖所说，是成佛不是学佛，所以，禅宗能逆流寻源，缘花得果。

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：一个穷人遇到了一位神仙，仙人许愿让穷人变富，要什么给他什么。随着仙人所指，财宝一一出现。结果，那个穷人什么都不要，他只要那仙人的手指。不少人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，其实这里面包括了严肃深刻的智慧和道理。因传说中的所有财富，无论金银珍珠，还是珊瑚宝玉，无论是怎样的金碧辉煌、稀世珍奇，都是第二性的、派生的，从而是会毁坏

的、可以为人所夺走的，因而是虚假的；唯有那仙人的手指，一切财宝缘其而生，才是真正的宝贝，因为它是第一性的、源泉的，从而是永恒不朽的、任何人也无法夺去或损坏的，因而是真实的。

禅宗的目标，就是这仙人之指！

在禅宗看来，懂得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，能讲我法二空三谛圆融，经常布施行善、磕头烧香，坚持坐禅读经、持戒礼佛……固然是成佛的前提和必由之路，但若把这一切就当作成佛，那就是捞水中月、摘镜中花，依然是茫茫苦海、万劫不复！禅宗并不反对信佛学佛，它反对的是把成佛之道当作成佛、把佛祖所说当作佛祖所悟。所以，禅宗蕴含了所有的佛法，又超越了佛法——它的目标是“第一义”、“第一月”、“佛法大意（根本、究竟）”。

只有理解了这一点，你才能真正地理解禅宗那独特玄妙的宗旨宗风，才能真正地理解那奇奇怪怪的“千七百则”公案。你才会懂得，禅宗本身就是一个大公案——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悟得了什么？这是一个不可回答的问题，无论怎样作答，答出来就是错！就落得第二义！就不是佛祖所悟！唯一的办法在于——

你自己去悟。当你悟了，你也就知道菩提树下的佛祖究竟悟得了什么？

笑一笑就成了接班人

禅宗的创宗论——用禅家语言讲，叫做“第一口实”——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故事。在一次灵山法会上，一个叫大梵天王的神手捧一枝金色的波罗花献给佛祖，请他说法以惠众生。佛祖登上莲花宝座，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普施法雨，讲得天花乱坠（据佛经记载，佛祖讲经，至精彩处，必有无数鲜花从天而降），而是默默地拈起了那枝金波罗花，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让大家看。一时满座弟子无人能领会佛祖此举有何深意，个个毫无反应。突然，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大迦叶似有所悟地微笑了一下，这时，佛祖开口说话了：

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咐嘱摩诃迦叶，汝当善护持之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：我把佛法的根本，真理的真

拈花微笑

理、精华的精华，都传给了大迦叶。就这么笑一笑，迦叶就成了佛祖的接班人。相传佛祖还传了一衣一钵给大迦叶作为“付法”的信物——本来在佛教中，衣指袈裟，出家人所穿的法衣；钵指钵盂，僧人化缘用的盛器。但在禅宗的传说中，这衣钵已像《西游记》中唐三藏的珎金袈裟和紫金钵那样，全是宝贝了。就这样，“如来拈花，迦叶微笑”，禅宗产生了，开始了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了。

故事是美丽动人的，但却是假的。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，禅宗是中国魏晋至隋唐时代的“土产”，“拈花——微笑”故事把禅宗的发生上推到佛陀时代的古印度，时间地点都不对头。考诸文献，翻遍《大藏经》，也没有一册经论中载有此事，可见故事必为中国人所自编。但禅师们却硬拉宋代大儒王安石来替他们作证：

王荆公问佛慧泉禅师云：“禅宗所谓世尊拈花，出在何典？”泉云：“经藏亦不载。”公云：“余顷在翰苑，偶见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三卷，因阅之，所载甚详……此经多谈帝王事佛请问，所以秘藏，世无闻者。”

可是王安石一生著作等身，却从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过此事，而那三卷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，也从无人

有缘拜读。洞不补还好，越补越露破绽，叫人去注意，怀疑故事的真实性。

然而，作为拥有无数经卷、对自己的历史点点滴滴记录无遗的佛教的一派，禅宗又委身于具备世界上最精密完备的历史典籍的中国，却以这样一个一眼就能看破的、毫无经典依据的故事作为自己的创宗论，居然还得到了普遍的承认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，对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刮目相看，思考再三。

听了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，任何人都当有疑——为什么迦叶笑一笑就成了接班人？这“正法眼藏”又是怎样传授的呢？……禅宗有句名言，叫做“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”，疑而后悟，疑则是悟。故事的秘密和魅力，就在于此！

当佛祖涅槃之后，经过四次经典结集，经律论《三藏》流布天下。所有的后世教徒，都是从佛经中求得佛法，经书成了佛法的源泉！

在禅宗看来，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！

任何见诸于经典的，都是第二性的、派生的、片面的、局部的佛法；而真正的佛法，应当是第一性的、源泉的、全面的、整体的。一句话，佛法与佛同在，佛与佛法不可分割！若是认定从佛经中方能讨得佛法，在多如牛毛的佛书中爬剔寻觅，则永远沦为书本的奴隶，永远也

成不了佛。因此，在自己的创宗论中，禅宗毅然把佛经驱逐出去，他们宣称：佛法是可以传授的，但绝不是借助于经典的“给予”，而是在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刹那，佛祖唤醒了内在于迦叶的正觉。就在这神秘的刹那，迦叶重温了佛祖开悟的体验，他也就得到了佛法，他就成佛了！要说有什么传给迦叶的话，那只有佛祖“本身”了——就成佛境界而言，佛祖和迦叶是二而一、一而二的。所以不立文字，不需经典，无须任何外在权威。唯此，方能有全面整体的、点滴不漏的佛法体验，这种体验无法言说，也不必言说；这种体验无法传递，却可以唤起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在迦叶破颜微笑的瞬间，都已实现、都已完成、都已结束。

在人们看来，佛祖已经涅槃，他已不在人间，而是在那遥远神秘的“西天极乐世界”俯视着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。而禅宗却说：佛祖并没灭寂，他仍在我们中间，他在禅师的身上得到了永生，一代一代不断地创造着新的佛法、新的境界。

当佛祖把自己给予迦叶，代代相传时，他把人生的真谛、宇宙的秘密都带到了禅师的内心。于是，外在的宇宙系列变成了内在的生命秩序；体验到人生本体，把握了“我”，也就是把握了宇宙本体，把握了“世界”，也就是成佛。所以，佛、“我”和“世界”是三者统一的、不

可分割的，要得则全得，失其一则失其三——这是“拈花——微笑”故事的神魂所在！

这种统一是本来如此的，所以要成佛者什么也不必做，只须承认这一事实就可以了，用禅宗的话叫做“直下承当”，用我们的话就是去体验。这种体验只能唤起，不可给予，所以不立文字，不读经典。一旦领悟，电光石火，内外通明。因此“不立文字”、“顿悟”、“传心”就是禅师们相互接机、相互启发的“公式”，这些“公式”的最高典范，便是“如来拈花，迦叶微笑”。

宇宙本体、人生本体和佛的三者统一，是禅宗的佛法观、成道观；“不立文字”、“顿悟”、“传心”是禅宗修行得道的方便施設。两者本是同一事实的主客层面，而两者又是如此生动完美地被融合于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之中，这就是故事的价值所在，也就是故事能长期流传，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。

何为“教外别传”

禅宗最引以为自豪的，即他们是“教外别传”。他们以贬义的“教内”、“教宗”、“佛语”、“不了义”等名称去称呼历史上一切其他佛教宗派，而自己则自称“教外”、“心宗”、“佛心”、“了义”等等。看到这些自说自话，人们当然不会相信佛祖真的为他们开过小灶、个别辅导，但“教外别传”四个字，确是能够全面地反映禅宗独特的宗旨宗风。

讲到宗派，佛教史上可真称得上山头林立、派系繁多。且不说古印度原始佛教的复杂派系，单是中国，佛法来华就有小大二乘之分。“乘”就是乘车之乘，运载之意。佛法就在于运载众生超渡苦海。同样信佛，同样超渡，怎么还有小大之分？原来佛祖在世的时候，就有对机说法之举——佛对根器浅薄的听众，说做人的根本

道理，持五戒，修十善，称为人天乘；对于厌世观念很浓的人，说解脱生死之法，称为声闻乘；对于根器深厚而有悲愿化世的人，则说自度度人之法，称为菩萨乘。事实上，佛法为一，只是因听者的根器不同而分出区别来。所谓“佛一圆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就好比同一秋夜的星空，小孩子抬头数星星，情侣们对天誓密愿，他乡游子举头思故乡，天文学家视察其运行变化，哲学家则思索宇宙的奥秘……根性不同，所得不同。故佛涅槃后，菩萨大乘就与人天乘及声闻乘分道扬镳了。在大乘看来，小乘只关心自己早日脱离苦海，太自私，根本无法体现佛的慈悲，故只是一种低级的悟解。而大乘则主张做“菩萨”——他已经修习到成佛境界，但为了超渡更多的众生，他暂不成佛，要渡尽众生方成佛，这实在是一种大慈大悲，是对佛法的高级、彻底的悟解。正因如此，入华以后，大乘独盛于中国。后来，在大乘内部，又有空有二派的对立和争论。最简单的说，空宗把佛法关于因缘和合的道理推向极端，一切都是“空”，连“空”也是“空”的；而有宗则认为什么都可以“空”，唯有佛性、真如是不能“空”的，在小大、空有的对立之外，真言宗（密宗）又宣称真正的佛法是由法身佛大日如来通过真言秘密地授于他们，而其他任何宗派，都是应身佛释迦牟尼为启导众生

方便而公开说法的教门，全属“显教”。总之，佛教史上每出现一个新的派系，它就必须亮出“独家经营”的招牌，喊出“别无分店”的口号。它总得想出一个道理，划出一条道道，把其他所有的派系都划到一边去，都是不彻底的、低级的；而唯有自己在另一边，是彻底的、高明的。这种做法在佛教内部被称为“教判”。

就在小大二乘、空有二部、显密二教各各对立的情况下，禅宗产生了，它也要求在佛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禅宗必须打出自己的新的旗号，树立自己独特的宗旨宗风。禅宗宣称：以往的一切佛教宗派，无论是小乘大乘、空宗有宗、显教密教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的缺点——“藉教”，即依据经论文字来获得佛法、确立教旨。唯有禅宗是“超教”的，是直接从佛祖本身获得“正法”的，这就是禅宗的“教判”，也即“教外别传”的本质。

当禅宗自称“教外”，指其他一切宗派为“教内”时，最关键的一点是强调自己与佛祖的直接关系，其实质即在于禅宗对成佛的特殊理解：佛法不是经典文字，成佛不靠外求他证，所以禅宗追求的是“一路向上、千圣不传”的“第一义”，是“月”而不是“指月之指”。无论提法如何变化多端，讲来讲去，禅宗所追求的是佛法实践的最终究竟和源头，追求的是佛法“本身”——这就是“教外别传”的禅宗的特殊宗旨。

然而，纵然这种充满了神秘气息的“教外别传”宗旨像天马行空般的不可言喻，但只要它还是一种佛教，我们就能从佛教历史和经典中找到其渊源。“教外别传”的思想，始源于四卷《楞伽经》中“宗通”“说通”之分。

佛告大慧：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，谓宗通说通。

我谓二种通，宗通及言通。说者授童蒙，宗为修行者。

所谓“说通”是指诉诸经籍的一派，《楞伽经》贬之为初级的、启蒙的佛法，实际上在整个中国佛学史上是占统治地位的正宗。只有自达摩来华，一支法脉递相传授四卷《楞伽经》，不立文字的“宗通”才受到重视。随着从“宗说俱通”向“宗通”压倒“说通”的转变，禅宗也从早期“藉教悟宗”的立场中演化出“教外别传”的宗旨。

按照“宗通”压倒“说通”的原则，禅宗安排了自宗的方便施設，具体化为宗风宗行。就这样，从传统佛教的母体中脱胎出来，循着自身的逻辑，禅宗走上了特殊的道路，愈向前去，与母体的关系愈淡薄、愈被割断。

以“教外”自居的禅宗，首先在对待经籍的态度上把自己与“教中”诸家区别开来。它对自宗历代先祖或传《楞伽》、或奉《般若》、或尊《金刚》的史实视而不见，

公然嘲笑为蜂子投窗纸，“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，钻他故纸驴年去”，鼓吹把经籍全都烧了方能悟道。

不但经典论著，而且一切文字也是菩提佛性的障碍。自性体验一旦付诸语言文字，即是落得“第二义”，即是“给予”而非“唤起”。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，结果是拳打脚踢、当头棒喝，“千七百则”公案流传于世，这就是禅宗的“不说破”原则。

由经籍而文字，由文字而一切外在的、表(征)信(号)的、可视作名相的，禅宗全然破尽。持戒、坐禅、礼佛、敬祖……一切在传统佛学看来是佛学之所以为佛学的律仪制度、信仰传统，被禅宗全部驱除、一律打倒。

由超教而超佛，由超佛而越祖，在旁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狂妄，在禅宗却是向成佛究竟的勇猛精进，“一路向上”的历史进程，本来世界一切圆满，自我一切具足，只要体悟到这一点，就是把握了佛法的真谛，所以，“教外别传”的禅宗并不是一切否定、绝对虚无的；禅宗的解脱就是承当一切，禅宗的成佛就是什么都不追求——劈柴担水，无非妙道，行住坐卧，皆在道场，这就是禅宗的终极关怀，“教外别传”的最高境界。

从禅到如来禅到祖师禅

禅并非佛教所创，早在佛教产生以前，古印度就有禅法。禅是禅那的简称，又名定或禅定，有弃恶、功德丛林、思惟静虑之意。古印度“瑜伽八法”中第七法静虑，即是禅。禅实际上是一种修行方法，目的是取得心的安定，从而启发智慧。

但对佛教而言，禅是佛法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禅是“三学”（戒、定、慧），“六度”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）的主要内容。“无禅不智”，“无智不禅”，无论是世间禅、出世间禅、出世间上上禅，还是愚夫所行禅（外道禅、凡夫禅）、小乘禅（四禅八定十念的念佛禅）、大乘禅（一心三观的实相禅），都是“以戒资定、以定发慧”。外在的、形式的禅是内在的、本质的成佛境界（慧）的必要准备——系心于一境谓之禅，坐禅者宜结